



多好啊

——苏联生活回忆——

江山野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多 好 的 人 啊

——苏联生活回憶——

江 山 野 著
罗 旣 張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所搜集的是作者本人在苏联的切身感受。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實的。

从这些片斷零星的故事里，我們体会到苏联人民对于我們的誠摯的关切，敦厚的友愛……

多 好 的 人 啊！

—苏联生活回憶—

江山野 著

罗猷張繪圖 張之凡裝幀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文6017 (高)

开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3 3/14 字數 51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價(3) 0.20 元

目 錄

开头	1
一个同屋的老人	10
米莎	19
貝斯特洛夫和他的父亲	29
五个小姑娘	47
兩個十二歲的朋友	54
小故事	62
在街上	62
一張中國報紙	63
錯誤的喜劇	64
中國的歌声	64
到处都是朋友	65
中國人民解放軍歌舞团表演的时候	66

第一个报喜的.....	67
衣服的故事(三则).....	67
我的髒脚印.....	70
在我“丟”了的时候.....	71
走,咱們玩兒去.....	72
四歲的謝遼莎.....	72
为什么不赶过去.....	73
擦地板的女工.....	74
女工和她的兒子.....	75
斯美卡洛夫老人.....	76
十二个名字.....	78
独立的人.....	80
李西嘉的夢.....	81
鷄蛋炒飯和聚樹.....	82
礼物.....	84
后記	86

开 头

我从苏联回来，人们老让我讲一讲和苏联朋友一块儿生活的故事。故事那么多，从哪儿讲起呢？

回想我刚刚一到苏联的时候，那真好像是在童话里一样，刹那之间，周围的一切就立刻全变了：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从从来没有见过的景物，耳朵所听到的都是一种异样的声音，在自己身旁的人们也都有着另外一种面貌和颜色……简直是如同一个寻找宝藏的孩子，一下子走进了一个广阔的新奇的世界；我就这样走进了苏联的国土，落到了苏联人中间。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从祖国紧靠中苏边境的一个城市满洲里上了火车，走进了一个精致的小房间。房间里有四个床铺，两个在底下，两个在上边；但是，却只有我一个人。我放下行

李，向四周一看：門窗、牆壁都閃着亮晶晶的光芒，座位上鋪的天鵝絨是一片如寶石一樣的藍色。啊，這已經是蘇聯的火車了。我忽然想到，馬上就要離開祖國了，也許只是再過幾分鐘，我就要到達蘇聯的境地，心怦怦的紛亂的跳了起來。

誰將要和我住在這一間房子里一直走到莫斯科呢？是蘇聯人嗎？我就只會幾個簡單的俄文字，又沒有一個相識的旅伴，到時候可該怎麼辦呢？

我等候着，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有一個蘇聯人突然走了進來。

火車開動了。我一直扒着窗子向外望着，想最後再一次向親愛的祖國告別；想仔仔細細的看清楚我第一眼望到的蘇聯的景色；想抓住那正在跨過國境的一秒鐘，看一看祖國和蘇聯這兩個偉大的國家的遼闊的土地緊緊連在一塊兒的情景——那將是怎樣一幅壯麗的圖畫啊！可是，也不知道是因為在夜晚，也不知道是因為我太興奮了，簡直還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迷迷茫茫，火車就開到了一個站上。

真的這就是蘇聯了嗎？

我立刻跑到車站上，恨不能從這兒一眼就把整個的蘇聯都望到——從遙遠的西伯利亞一直望到莫斯科。

地上蓋滿了白雪，又平軟，又清涼。黑夜里一片燈火，像我的心情一樣，在激動的閃爍。天空是那麼高，世界是那麼遠大。我什麼都忘記了，眯著腳，探著頭，一直向遠方望去……

忽然，火車叫了一聲。我趕快跑回車上去，深怕火車開走，把我一個人留在这無邊無際的地方。等我上了車，清醒過來以後，才明白这里只不过是蘇聯邊界上的一個小城奧德堡，離莫斯科还很很远很远，火車还要走七天七夜。

當我又回到自己的小房間的時候，啊——剛才還在胡亂猜想的新的生活却出乎意料的開始了。一開門，一個高大的蘇聯人迎門站在我的眼前，脚下踩着一個小凳，腦袋已經伸到屋頂的行李架上去了。見我進來，他慌忙從小凳上跳下，把松軟的黃金色的頭髮往後一甩，就緊緊的握住了我的手，滔滔的說了起來。他說了許多，我却只聽懂了兩個字，一個在一開頭，一個在最末尾。開頭的是“您好！”；末尾的是“明白？”

我回答了一句：“您好！”緊接着又加了一句：“我不明白。”

他哈哈大笑，笑得那麼高興，連屋裏的東西都活躍起來了。笑完，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搔着腦袋思索；然後，就向我打起手勢，嘴里仍然像流水一樣的講着，好像是恨不能一下子向我倒出他滿心的熱情，把全身的力量都使出來了。一陣過後，他又安穩下來，向我微笑，拍我肩膀，請我坐下，讓我放心，仿佛是告訴我：“不要緊，有辦法的，你不用着急。”

果然，有辦法。

他指了指我的箱子，又指了指我；我點了點頭。他又指了指我的箱子，指了指上面的行李架；我又點了點頭。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正要動手，他連忙把我攔住，跨上小凳，“騰”一下子就把我

那一百多斤重的巨大的皮箱抱了起來，“哦喝”一聲舉到了頭頂，放在行李架上了。他的臉漲得通紅，大大的吐了一口氣，滿意的點著頭，連連的贊嘆。我心里想：這大概是在贊嘆那皮箱的沉重；真是，幸虧我遇見了這樣一個巨人。趁我還在那里驚訝，他一彎腰，順手把我的小箱子一掂，幾乎扔了起來，“啊哈”一聲，輕鬆的笑了，像是托起一個空紙盒子一樣，又替我放在了上邊。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

他迈下小凳，兩眼在屋子裡一掃，痛痛快快的把雙手往兩邊一攤，好像是說：“好了，什麼事情都辦完了。”於是，我們兩個就面對面坐了下來。

“中國？”他試探着用最簡單的俄文問我。

“中國。”我回答。

他見我能懂，臉上立刻顯出了快樂的光彩，又接著問道：“北京？”

“北京。”我又回答。

“莫斯科？”他又問。

“莫斯科。”我回答，也反問了他一句：“莫斯科？”

他高興的點了點頭。就這樣，好像我們兩個互相之間什麼都明白了，一點也沒有困難，一點也沒有隔閡。於是如同得到了什麼保障一樣，我的一顆懸著的心就自然的安穩的放了下來。這時，他眼光一閃，伸出了一個手指頭，把臉向我一揚，問道：

“一個人？”

我点点头回答：“嗯，一个。”

“啊——！”他晃了晃腦袋，輕輕的慨嘆了一下；然后，忽的又想起了什么，欢快起來，用手在我們兩個的心臟之間來回一指，又伸出了兩個手指头，說：“不，不是一个，是兩個。”

立刻，我感到一陣温暖，好像有一股热呼呼的东西流进了我的血液，傳遍了我的周身。

这时候，門一开，第三个人已經走進來了。这是一个漂亮的軍官，圓圓的臉又紅又潤，棕色的头髮又平又光，个子不高不矮，



穿着一身整齐的軍服，渾身上下都顯得非常柔和非常优美。問过好以后，他微微的弯下腰來，指着我身旁的座位，親切的問了一句什么。我敏感的觉得这是問我他能不能坐在这里，就連忙請他坐下，不由得說出一些中國話來。那大高个子立刻把話接了过去，向軍官解釋。我猜这是告訴他我不懂俄文。那軍官听着，有趣的笑了，轉过臉非常清楚非常緩慢的對我說：

“沒关系，能明白的，是不是？”

我說了一聲：“嗒！”（俄文“是”的意思。）

他听我这样回答，欢喜起來，又把他的領章托給我看，問我：“知道？”

那紅色的領章上鑲着一個小巧玲瓏金光閃閃的坦克，實在可愛極了，我嘴里不知不覺的說了一聲：“坦克。”他更加活潑了，向那高个子的苏联朋友投了一個愉快的眼光，好像是說：“你看，成吧！”

話稍微停頓了一下。我們三個人都在尋找着一点什么能够互相明白的东西。大高个子滿屋張望，还没有抓到；坦克軍官眼光往小桌上一溜，却想了出來。他輕輕拍了我一下，我轉眼看他，他把头一仰，手一抬，嗓子眼里咕嘟一聲，問我：

“茶？”

我还没想好怎么样回答，他就站起來，出去了。不一會兒就聽見他加快腳步走回來的聲音。一進屋子，他就把一杯冒着熱氣的紅茶放到我的面前了。我太不好意思了，正想推辭，一個女

列車員已經又送了兩杯茶來放在桌上。坦克軍官用一種开玩笑的挑戰的眼光望着她，說了几句；那女列車員含着不服氣的笑容，眼睛一轉，就把坦克軍官給我的那杯茶挪開，把她自己拿來的一杯移到我的面前了。這有趣的競爭使大家笑了起來。

這時，我們的小屋子更增添了許多生氣：雪白的挑花桌布上三杯透明的紅茶散發着清香，台燈放出溫柔的淺綠色的光芒，香煙點起來了，大家又取出許多糖果，無線電也在輕輕的歌唱。我們親切的聚在一起，真好像是在一個節日的晚上，連那女列車員也依在門旁不想走開了，一會兒插進幾句話來，一會兒向門外望望怕有人找她，一會兒又合着廣播的歌曲小聲的哼唱。大高個子拿出許多照片，讓我看他的爸爸、媽媽、愛人和孩子；坦克軍官指着一本畫報給我介紹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城。我忽然想起，我還帶着一個“法寶”，現在可有了重大的用途了。這是一本俄華辭典。

他們看見了這本辭典，看見了里面的中國字，高興得什麼都不顧了，你看一會兒我看，我看一會兒你看，搶着指出上面的中國字叫我念給他們聽。大高個子回過身去，匆忙的翻着他的皮包，找出一個本子來遞給我，連連的說着：

“寫，寫，中國，中國。”

我還沒寫完，他又追加道：“北京，北京。”

坦克軍官也在旁邊喊着：“毛澤東，毛澤東。”

我一面寫，他倆一面贊嘆。我剛剛寫好，坦克軍官的小日記

本已經放在我的手底下了。等我寫完，他倆拿着小本互相比較着，好像各自都在誇耀自己的那一本寫得更好一樣。欣賞半天以後，收了起來。大高个子拍了拍他的皮包，向我豎起了一個大拇指；坦克軍官撫摸着他那裝着日記本的口袋，滿意的笑着，好像得到了什麼寶貝。

以後，他們每拿起一件東西，就問我中國話怎麼說，並且也把俄文告訴我。比如拿起玻璃杯來就問我：

“什麼？”

我說：“玻璃杯。”

他們就說：“斯他康。”

我學了一句：“斯他康。”

他們忘記了中國話該怎麼說了，又問我一次：“什麼？”

我說：“玻璃杯。”

“啊哈，”他們說，“玻璃杯——斯他康，斯他康——玻璃杯。”

我們都笑了。

我們就這樣有趣的談着，一直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發現夜已經深了。火車已經不知走了多少路程。窗外是漆黑的夜和銀白的雪。我們三個腦袋并排的擠在一起，向外面望着。一會兒我看見的是窗外的松林，一會兒卻又看見玻璃窗中映照出的我們三個的臉，挨挨貼貼湊在一起，真像是兄弟一樣，又親切又甜蜜。於是，我們自己的影子就和窗外的風景混成一片了。你分不清是在溫暖的車廂里，還是在天高地遠的夜色之中；也分不清這一

一切都是真實的，還是在夢里。

火車在飛快的前進，越過了無數的田野和森林——蘇聯的田野和森林……

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滿天星光都在向我映眼，好像是爭着要把我引向那美妙的天空，又好像是一齊都想下來做我的旅伴。

我就這樣開始了在蘇聯的生活，度過了第一個夜晚。

明天，明天還會發生一些什麼新奇的事情呢？啊，我們的小屋裡還空着一個床位，誰知道我還會遇着一個什麼樣的同屋的旅伴呢？

一个同屋的老人

第二天早晨，天剛剛一亮，我就醒了。我是多么着急的想看一看窗外的苏联的风景啊！两个新認識的朋友还在睡着，真是，昨天睡得太晚了。

我輕輕的起來，穿上衣服，又輕輕的拉开房門。在过道里，正好有一个人背对着我們的門口，面向窗外，靜靜的站着。

是誰这么早就在这兒站着呢？

我開門的聲音，他好像根本沒有聽到。我從他背後繞了出去，他仍然一聲不響，一動不動的站着。大概他是讓那東方剛剛出現的早霞給完全吸引住了。的確，窗外簡直美麗極了。一片無邊無際的白雪，那樣平整而柔軟的鋪在地上。真的，我平生還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廣闊這麼可愛的雪的平原。在這白色的平原

的尽头，天和地相連的地方，是一片火紅猩紅深紅淺紅交織起來的彩霞。這彩霞燒染着天空，燒染着雪地，雪也閃爍着五顏六色的光芒。我轉頭去看那站立不動的人的臉，他的臉上也是一片紅光。原來這是一個瘦瘦的精神健旺的老人。這時候他也看了看我，輕聲說了一句：“您好！”

我也回答了一句：“您好！”不知為什麼，我感覺他好像有點嚴厲，也許是因為他的突出的顴骨太硬了，也許是因為他的發光的眼睛太深了，也許就是因為他老是巍然的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半天，他帶着贊美的神氣晃了晃腦袋，輕輕的說了一聲：“美麗啊！”這聲音真好像是一直從他的心底吐出來的。我不知他是自言自語，還是對我說的，不覺也隨了一句：“美麗啊！”

真是多麼有趣，兩個不認識的人第一次見面，第一句話是“您好！”，第二句就是“美麗啊！”。第三句是什麼呢？你猜——

火車向前駛去，連綿不斷的松林又在眼前展開。松林的頂上枝葉上都蓋着一層厚厚的積雪，高高低低，起伏上下，好像是波浪重重的雪的海洋。就在这



雪的海洋的后面，从彩云中射出了耀眼的金光。半輪，很快就变成一輪巨大的紅日，出現在松林的頭頂了。

“啊，太陽！”這就是我們的老人所說的第三句話。

我也禁不住隨着說了一句：“啊，太陽！”

“您好”——“美麗啊”——“太陽”。

這就是我們兩個認識的時候所說的頭三句話。要想找比這更美，比這更巧妙，而且我還能懂得的三句俄文，是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了。現在，我已經不再覺得這老人嚴厲了；我覺得他好像彩霞那樣美麗，陽光那樣溫暖。我想，他一定有一肚子的慈祥。

醒來的旅客越來越多了。我們屋里那兩個蘇聯朋友也已經起來。老人回過頭往屋里看了看，見他們已經收拾好了，就問候了一聲，一彎腰，提起腳下的一只小箱走了進去。我這才猛然想到：他，啊，他也許就是我在等候着的那第三個同屋的旅伴。

他們三個在屋里談了起來，我扶着門框听着，忽然見那兩個年輕的蘇聯朋友睜大眼睛驚訝起來。接着就是一陣感嘆和不安。我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坦克軍官拉我過去給我解釋，大高個子伸出三個手指頭在我面前晃着，連連的說：“三，三……”我更糊塗了。老人見我們這樣糾纏不清，嘆喟一聲，然後哦喝哦喝的笑了起來。

正好，有一個中國人從門口走過，我趕快把他拉住。原來就在此節車廂還有四個中國同志。他們是一個小代表團，住在